研史析理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

全民族抗战是抗战胜利重要法宝

■朱姝璇

引言 在抗日战争这场中国近代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牺牲最多的反侵略战争中，全体中华儿女汇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迅速完成战时政治、军事、经济等要素的整合重塑，发挥出军民同心抗战的巨大潜能，获得了广泛的国际同情和援助，从而形成了“战争胜利最深厚的伟力”。恢弘的中国抗战史告诉我们，全民族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法宝，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伟大胜利。

全民族抗战带来了举国一致、共御外侮的斗争局面，提振了抗战必胜的民族精神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的一系列抗争，就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升华的历史进程。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团结抗战而生、内战分裂而亡，成为全体中华儿女的共识；捍卫国家独立、实现民族解放，成为中国人民的迫切愿望。中国共产党坚持动员人民、依靠人民，推动形成了全民族抗战的历史洪流。在中国共产党最早发出全民族抗战振聋发聩的呐喊声中，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以强烈的爱国热情紧密团结在一起，为民族而战，为祖国而战，为尊严而战，形成了众志成城、共御外侮的斗争局面，孕育出伟大抗战精神，向世界展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忍不拔的必胜信念。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全民族抗战结成了举国一致、共御外侮的有效形式，构建了团结抗战的中国力量

上下同欲者胜，风雨同舟者兴。全民族抗战使中华民族真正团结成一个整体，彻底改变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空前的民族觉醒，激发出巨大的抗战潜能。顺应时代需求和人民呼唤，中国共产党率先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夺取中国抗战胜利确立了广泛基础。中国共产党作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先进政党，以高度的民族责任和使命意识，毅然捐弃前嫌，率先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实现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政策的转变，力促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国民党实行联共抗日的政策，最终促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实现了全民族抗战的崭新局面。此后，面对国内出现的分裂、倒退危险倾向，共产党又坚定承担起维护、巩固、发展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责任，制定并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策略方针，从而有效阻止了抗战时局的逆转，牢固凝聚了各方抗战的力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全体中华儿女继承发扬“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民族团结精神，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民族，不分地区，不分宗教信仰，不分男女老幼，以更加强烈的爱国热忱和澎湃的团结力量，构筑起抗击日本侵略军的铜墙铁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最大限度地动员和组织全国人民参加抗战的有效形式。它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对于打倒日本军国主义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全民族抗战实现了举国一致、共御外侮的资源整合，提升了抗战资源的战略效能

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时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其军队在组织结构和武器装备上已经初步完成机械化；同日本相比中国的落后是一种结构性的整体性落后。强敌压境的危急情形下，中国实行全民族抗战，在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有效实现了仅有资源的整合重塑，极大压制了你争我斗、相互倾轧的纷争和内耗，为坚持持久抗战，以弱胜强赢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全民族抗战实现全国政治力量的团结统一。国共两党在团结抗战的力量驱动下化干戈为玉帛，实现合作，地方当局和社会各界积极拥护抗战，增强了中国主要政治力量的团结。全民族抗战实现中国军事力量的高效整合。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重，主动将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以实际行动践行了“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的承诺，标志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两党军事合作的开始。全民族抗战实现全国经济力量的凝聚重塑。为保存支持抗战的有生力量，民族工商业者、工程技术人员和广大工人以“决不以厂资敌”的坚定决心，将工厂内迁大后方，为发展大后方经济、积聚抗战经济实力做出了重要贡献。敌后抗日根据地积极实行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开展大生产运动，进行反“封锁”的经济斗争等，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根据地，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全民族抗战形成了举国一致、共御外侮的战略态势，增强了抗战军民的作战威力

抗日战争是中日两国两军之间的生死对决，针对日军优势力量的大规模进攻，只有创新战争样式，发挥自身特长，争取战略主动，才能逐步扭转战局进而夺取战争胜利。全国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军队以正规战从正面阻击日军的战略进攻，正面战场自然形成。中国共产党扬长避短，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领导人民军队深入日军占领区，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分别担负着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作战任务，创造两个战场对日军两面夹击的战略格局。战略态势上，国民党军正面抗击日军的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迅速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填补了因正面战场失利而造成的战场空白，打乱了侵华日军作战前线与后方的划分，与正面战场一起构成了夹击日军的有利战略态势，迫使日军陷入顾此失彼、两面作战的困境。作战样式上，国民党军以正规战先后进行淞沪、太原、徐州等大型会战和重要战斗，尤其在全国抗战前期对粉碎日军速战速决企图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共产党将游击战提升到战略高度，在人类战争史上“演出空前伟大的一幕”。既进行了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著名战役，又以无数小规模战斗，造成“人自为战，村自为战，无时不战，无处不战”的壮观景象，创造出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铁道游击战等无数灵活巧妙、出奇制胜的战术战法，使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得到充分释放，形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汪洋大海”的战争伟力。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密切配合，从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双方的战略态势，是全民族抗战在军事战略布局上的成功体现。

全民族抗战取得了举国一致、共御外侮的巨大成就，赢得了联合抗日的国际援助

人必自助，而后人助之。中国抗战一开始就带有反法西斯战争性质。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奋起抵抗打响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七七事变后，中国全国抗战开辟了世界第一个大规模反法西斯战场。消灭法西斯、捍卫国际正义的共同追求，让中国和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休戚与共。在14年抗战中，中国始终抗击着日本陆军主力，制约着日本的“北进”和“南进”，保障了同盟国“先欧后亚”战略的实施，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重大贡献，不仅显著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赢得了崇高的民族声誉，也因此得到了国际社会和国际友人的广泛认可和积极援助。苏、美等国对中国抗战给予了大量物资援助，其中苏联最早声援中国抗战，率先向中国提供军事援助，仅1937年至1942年，实际向中国提供武器购买贷款1.73亿美元；共产国际，西班牙、法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共产党，以及各国民间组织对中国抗战予以了道义上的声援和支持；苏、美等国派遣了军事顾问团和观察组来华协助中国作战；苏联空军志愿队和美国“飞虎队”等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与中国军队并肩杀敌。同盟国家在欧洲、亚洲太平洋等战场的巨大胜利，也有力配合了中国抗战。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和世界人民对中国的支持，是中国抗战胜利的重要条件。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同反法西斯同盟国家以及世界各国人民并肩战斗取得的伟大胜利。

群策集

紧跟作战保障发展趋势

■黄余良 肖晋

打仗在某种意义上讲就是打保障。当前联合作战日益表现出智能化决策、精确化打击、立体化部署、多域化实施的体系作战特征。各作战要素、作战单元、作战系统相互融合，实时感知、精确打击、快速机动、全维防护等将集成一体，使作战保障机理发生深刻变化，作战保障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质。

行动一体化。在传统的作战中，作战保障是为作战行动的顺利实施和达成创造有利的条件，起到一个保证和辅助作用。因此，作战保障与作战行动通常是单独组织、分别实施的。在基于信息网络系统的特殊作战环境中，联合作战决定了对抗性质不是单元与单元、要素与要素之间的对抗，而是整个作战体系与体系之间的对抗。因此，作战保障与作战行动之间的界限正在趋于模糊，许多作战保障已不再表现为单纯的保障行为，而是保障行为与作战行动兼而有之，甚至已演变为一种独特的作战行动方式。作战保障与作战行动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由相对分离向一体化方向转变，两者越来越呈现一体筹划设计、一体执行实施特征，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明显。

任务全域化。传统的作战保障更多的是适应平面线式作战的需要，作战保障具有很强的平面接力式特征。未来联合作战敌对双方将在陆、海、空、天以及电磁、网络、认知等广阔领域展开全方位的对抗，作战空间将由传统的三维空间拓展至多维空间，由有形空间拓展至有形无形空间兼具。多域作战各军种相互间的任务界限区分不再泾渭分明，保障行动近乎无时无处不在，保障要求更加复杂多样，要适应作战非线式、不规则、全维度、即时性等特点需要。作战保障面临来自陆、海、空、网络、认知等多域空间保障任务的挑战，不仅要应对传统领域和深海、太空、网络空间等新型安全领域，还必须面对人工智能、量子科学和生物安全等新兴领域的保障活动。

指向精确化。传统的作战保障总体上比较粗放概略，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传统作战的信息获取渠道有限、信息处理传输不及时、信息准确度较低等因素造成的。信息主导、精兵制胜，平台作战、体系支撑，战术行动、战略保障，已成为信息化战争的显著特点，要求更加精细而准确地组织实施作战保障。未来作战保障，要求实时、准确地了解任务部队的作战保障需求，以精确信息支持精确保障来驱散未来战场作战保障迷雾。按实战要求加强信息化作战保障指控系统与装备建设，打造功能强大的作战保障设施网络，实现从作战保障源头到末端整个保障链条中按需为部队提供适时、适地、适量、适配的作战保障，成为当前许多国家推进作战保障的主要方向。

力量网聚化。传统的作战保障能力强弱更多的是关注保障力量数量规模大小，特别是集中于作战区域保障力量数量规模。在基于信息网络系统的作战保障中，网系编配中的各种作战保障模块或单元，无须形式上的重组和空间上的集中，甚至无须机动，无须靠近目标，无须获得位置上的优势，即可形成跨越空间界限的保障体系。网络体系能够将战略、战役、战术各级的作战保障要素联成一个统一整体，推进各种保障单元、保障要素高度融合，通过最佳合并同类因素，适度有效地超越某些环节和层次，形成一体化保障能力和态势。各种作战保障力量可依据作战进程和态势变化适时进行网络机动，通过调整优化网络配系和链路，塑造保障力量可以自由进出、动态组合的网络环境，谋取虚拟空间优势和信息优势，进而主导保障能量的分、合、聚、散，从而把保障力量的各类行动统一到“感知需求—智能匹配—就近保障—即时评估—再行调整”的信息流转环节中，真正实现多维分布，效能聚集的保障效果。

调控智能化。传统的作战保障往往有很强的时滞性。这是由于传统的纵向树状保障结构，延长了保障的路径，限制了保障的灵活性，保障时效往往得不到正常发挥。信息化特别是智能化发展，深刻改变了未来战争的制胜机理、力量结构和保障方式。未来智能化作战，从OODA作战循环出发，智能化要素将渗透到作战保障各环节、各力量，并分布式部署于全战场纵深，融合于作战体系的每一个作战单元和作战要素。作战保障要素逐渐成为融战场感知、指挥控制和武器控制系统于一体的智慧型资源服务层，成为融合各类作战资源的资源池和为作战行动提供泛在智能化作战的资源端。这些模块化的资源端，作为作战流程上的智慧型要素，可以根据作战任务的需要，随时从原来的作战和保障体系中剥离出来，实现跨军种、跨领域、跨空间、跨部门的柔性重组，提供分布式智能化作战保障。

把握联合作战整体联动着力点

■张自廉

观点争鸣

“凡胜，三军一人，胜。”整体联动历来是作战力量运用的理想追求。信息化战争的基本作战形式是建立在整体联动基础上的一体化联合作战，必须牢牢把握整体联动的着力点，提高整体联动的质量和效应，实现作战效能最大化。

以“联”为基点。“联”是整体联动的前提条件。传统作战，由于科学技术相对滞后，很难把各作战力量和作战要素联为一体。信息化战场，信息技术将广泛分布在陆、海、空、天、电磁等空间的作战单元联为一体，把情报信息、指挥控制、火力打击和作战保障等作战要素联为一体，形成了无缝链接的作战体系。但由于该体系庞大，涉及要素多、分布广、节点多，使得作战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不合拍”的问题，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中出现的误伤、误炸等就是明显的例证。因此，实现整体联动，首先要把所有的作战资源有机、实时地“联”为一体。一是基于认知“联”作战信息。有认知才会有行动。信息化战场，信息量庞大，在共同认知的基础上，指挥员能够根据战场情况，抛弃信息获取和传输途径、处理方式、程序的局限，从纷繁的信息中抓取那些符合共同认知的信息，自觉地、主动地围绕实现作战意图，果断决策和行动。二是基于任务“联”作战力量。不同的任务，需要的作战力量和能力不同。信息化战场，态势瞬息万变，根据作战任务和战场态势变化所需要的能力标准，随机、灵活“联”作战力量，能够发挥不同作战力量的优势，实现作战力量的“最佳聚合”，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三是基于效能“联”作战指挥。整体作战效能的高低，关键在指挥。基于效能“联”作战指挥，各作战力量能够同时感知战场态势、精确敏捷地指挥控制、精确采取行动，实现情况判断、决心处置、作战行动的快速循环和整体联动，确保整体作战效能最大限度地发挥。

以“合”为重点。“合”是整体联动的关键环节。传统作战，通常遵循“以多胜少、以大吃小”的规律，强调在特定的时间、空间将兵力尽可能多地集中起来，通过层层加强、配属，实现综合力量优势。信息化战场，作战胜负主要取决于作战体系的效能，强调根据作战需要，通过信息系统的链接功能，将配置在多维、广域空间的各作战单元、作战要素有机地融合起来。但由于作战体系对信息依赖大，加之各作战单元、作战要素能力的差距，容易出现“短板效应”，影响作战体系效能的发挥。因此，实现整体联动，应重点在“融合”上下功夫。一是作战时空界限融合。时空是作战体系赖以存在的条件。信息化战场，作战时空范围广，现实与虚拟时空界限融合，能够通过对虚拟时空的控制，实现现实时空作战行动效能的发挥，通过作战力量在不同空间内相互创造和利用战机，实现不同空间作战行动效能的聚合，提高作战体系整体效能。二是作战能力要素融合。能力要素是作战体系的基础要素。信息化战场，作战能力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依存，作战能力要素间融合，能够实现情报信息、指挥控制、火力打击和作战保障等作战要素的同步释能，各作战能力要素内部融合，能为作战体系整体最优提供支持，作战要素的“内外融合”共同促进作战体系高效运转。三是作战手段自主融合。作战手段是达成作战目的的方法。信息化战场，多种作战手段的自主融合，直接关系到作战体系的整体威力，着眼作战目的，合理组织运用多种作战手段，不同作战手段互融互动，并根据战场态势变化和行动效果的实时评估，进行自主调控和自适应协同，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多种作战手段的综合效能，达成作战目的。

以“动”为落点。“动”是整体联动的必要条件。传统作战，受技术条件的制约，作战行动相对独立，且有明显的顺序性和渐进性，主要表现为空间上由前至后、时间上依次投入、力量使用上有主有次。信息化战场，作战资源的“网络式”互联、融合，分散在多维空间的作战力量能够实时共享战场信息、并行行动，为实现整体联动奠定了基础。但要在多维、广阔空间内做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联动绝非易事，作战或演习中经常会出现的“锣齐鼓不齐”“此动彼不动”的现象，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实现整体联动，各种行动必须同时同步，围绕共同作战任务和目标“同频共振”。一是聚焦体系整体动。整体动是发挥行动效应、形成整体合力的内在要求。信息化战场，作战双方的对抗是体系与体系的对抗，只有作战体系内各作战单元和作战要素，实时、同步、有序地整体行动，才能发挥体系的最佳效能。二是聚焦目标精确动。精确动是实现高效低耗，尽可能减少战场附带损伤，以最低的风险和代价，达成最佳效果的主要方式。信息化战场，任何一个微小的行动失误或偏差，都可能造成整个战局被动或失利。只有精确运用作战力量，对敌核心目标和关键环节，实施软硬一体的精确打击，才能达成瘫痪敌作战体系、摧毁敌抵抗意志，提高整体联动效益。三是聚焦时效快速动。快速动是夺取和保持战场主动权、克敌制胜的必然要求。信息化战场，战机稍纵即逝，只有最大限度地缩短“发现决策行动”的时间，快速高效决策，以最快、最有效的行动，先敌实施快速攻击，使敌无力或者来不及做出反应就遭到失败，才能以最短时间、最小伤亡实现作战目的。

善于创造战机

■王 锴 张铁强

挑灯看剑

历代兵家皆高度重视创造战机。随着现代战争形态的演进和制胜机理的发展，战机的瞬时性、决定性、突然性等特征愈发明显，如何创造战机将成为联合作战制胜的关键。

多域联动，聚力克敌。创造战机不能单打独斗，不能单靠某一作战力量或某一领域作战行动，应注重形成并发挥全域整体作战合力。跨域编组作战力量，紧贴实战需要，按需优选各军兵种参战力量，确保便于组织指挥。多域协调作战行动，基于网络信息体系，灵活调控各作战领域作战行动，充分发挥联合作战行动优势。全域集聚作战效能，在创造战机的主要方向、重点地域、关键时节集聚各领域作战效能，短时间内对敌形成并保持压倒性优势，从而快速创造战机。

机动寻机，快打夺权。创造战机不能按照传统作战按部就班地调兵遣将，应谋划和行动在先，注重形成并发挥速度优势，以快占先、以快制慢、以快夺权。有方案但不拘泥于方案、有计划但不呆板执行，动态灵活地组织指挥和摆兵布阵，使联合作战体系内各作战要素始终处于相对运动状态，动中部署作战力量、动中集聚作战效能、动中形成作战优势、动中等待行动时机。充分利用敌兵力部署未到位、作战行动未展开、整体态势未形成的作战时空间隙，在局部快速形成超过敌人的作战能力、高于敌人的作战效能、优于敌人的作战态势，出敌不意、攻敌不备，掌控战局。

多法并举，综合控势。创造战机不能寄希望于敌人发生失误、战机自己出现，应积极主动作为，综合施策用法掌控态势。充分发挥作战力量、武器装备、战法打法等综合优势，积极实施威慑、欺骗、袭扰、打击、防护等多种作战行动，整合优势力量、优选最佳手段、塑造有利态势。充分发挥空天、网电、特战等新型作战力量和太空作战、网络电磁、智能无人、高超声速、仿生集群等高新武器装备的优势作战能力，择奇时、出奇兵、施奇招、用奇法，战技结合对敌综合用力，直至达成创造战机的目的。

体系对抗，集优破体。创造战机不能孤立看待，应从作战全局出发，贯彻体系破击战思想，谋求体系对抗最佳效果。要将联合作战体系整体优势集中作用于敌作战体系关键点位，破坏敌作战体系结构，扰乱敌作战体系运转，降低敌作战体系效能，使敌作战体系失衡、失调、失能。围绕有效破敌体系，合理调配作战资源，按需抽组精锐力量，融合优势作战能力，形成并发挥体系作战最佳效能。瞄准敌软肋和死穴打，瞄准敌接合部和薄弱区打，瞄准敌作战体系要害目标打，高效实施精确作战行动，提高创造形成战机的作战价值。